

玉兰  
一瓣

## 我相信上海

□陈小敏

第一次去上海,10岁左右,算起来快半个世纪。

那时,城乡二元明显,苏北乡下与远东第一大都市,差别形同天壤。

所以,去上海,很隆重。

可以说,准备工作提前不只一天两天。剥花生、机大米。但螃蟹必须出发前一天晚上到手,迅速被五花大绑,装进蒲包扎牢。

当然,出客的衣着也必须有别于平常,目标是别让人一眼看出是乡下人。

天不亮就从乡下出发,父亲骑着借来的自行车,驮着花生、大米和螃蟹。当然,还有我。到最近的曲塘汽车站,乘车到南通轮船码头,坐船去上海。父亲的双手作用被发挥到了极致,拎满行李。我跟着随波逐流。

一出十六铺,我这个孤陋寡闻的乡下小孩就被震到了。哇,路上都是电灯。那时,我们乡下才开始用电灯,我家距变压器比较远,线损造成电压严重,电灯也就是不烧煤油的煤油灯,亮度一样昏暗。而上海的电灯光照效果如同白昼,而且呈现的都是高楼大厦,确实给我另一个世界的冲击。

姨妈家住房很小,早上得收起我睡的折叠床才有地方打开折叠桌吃早饭。

吃中饭的时候,姨妈让我拿调羹,我找来了筲帚。一阵莫名之后,笑翻了。我不知道姨妈当时说的“调羹”是不是上海话,反正我听着就接近姜曲海的土话“筲帚”,我哪里知道调羹就是汤勺。此花絮成笑料既久。

第二天,姨妈带我去她单位,好像是走过去的,中途穿过一个植物园,虽说一样不识,植物世界的丰富多彩还是留给我最初的深刻印记。

对了,此行我还品尝了人生的第一根棒冰,汁液浓糯,凉香爽口,此后,好像再未有此感。

回来的轮船上,挤在无法下脚的船底统舱,我问父亲,为什么不到宽松的楼上?父亲说了一个字:贵。父子俩共同吃一份饭,上面有一块大肉,多大,反正至今饮食从未见过,基本覆盖了碗口。父亲精神饱满,带回一辆属于自己的上海凤凰牌自行车。从南通下了船,父亲一人骑着“凤凰”还乡,我则被托付给刚在船上认识的曲塘老乡继续坐车。

父亲回家时,河东玻璃厂的姓单的几位师傅恭候很久。姨父帮忙的计划证中,除了自行车外,还有几条大前门、飞马香烟。这在当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。

干旅游后,我去上海就频繁多了。

我设计学生上海行程,总含有乘磁悬浮列车、登东方明珠、环球金融中心什么的,体现的主旨是,上海的高度与速度,有些就是中国甚至世界的高度与速度。

职业原因,说话多了,嗓子生息肉,医生直接让开刀。朋友推荐去上海专科医院,一挂号,到了四百多号,何时轮到?忧心忡忡。谁知,诊治医生几十人,挺快。花了不足千元,未受皮肉之苦,好了。业务和管理能力,令人服气。

帮朋友单位内刊写了篇人物通讯,他们认为不错,便投稿北京带“中国”字样的行业刊物。稿费到了,却没有见着原刊,一直耿耿于怀。某次在上海,又想起此事。突发灵感,何不到上海图书馆看看?倒了站地铁,在志愿者帮助下,我这个外地人仅凭身份证顺利办成读者证,不花一分钱。这种开放包容出乎意料。主要的是,找到我的文章。里面的复印服务也是方便读者。更周到的方便是中午不休,还有食堂。我走的时候,真的是深情回望,多好呀!

前几年,我们接待上海游客,很多同事心存隐忧,担心上海人难搞。后来大家发现,不是那么回事。大多数团队主旋律还是愉快的。当然,地域环境对人为方式、性格的塑造肯定是有的,不只上海人独有。遇有不开心,也有少数。我还交了好多朋友。

今年春节,父亲与姨父的电话拜年,一个八十多,一个快九十,皆耳背。不靠双方儿女的辅助“翻译”,是不能单独完成的。对岁月的感慨,就是过得老快,变化老大。

我想寄些土产给姨姐的,姨姐坚拒。最近上海疫情,全球关注。我问姨姐情况怎样。姨姐说,还算正常。其实,我们爱莫能助。不过,姨姐的微信里真没有过“负能量”。

我是相信上海的。一直相信。



挽留

王孝祥

## 生命之静

□俞雪峰

我在乡下教书那些年,夜来,校园里出奇的静,静成另外一个世界。由于静,我只感觉自己的存在,还有烘托静的生命。在静谧的世界里,干着与静有关的、有意思的事情。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、备课、写作,当我进入一种绝好的状态,达到忘我精神的境地时,好像世界就是自己制造的,也是自己的。

备完课出来,闲庭信步走在寂静无声的校园里,一边沐浴着夜色、一边默默背诵着古诗词,心里还不断充实备课内容。仰望星空,仿佛汹涌澎湃的高远志向也被宇宙容纳了。似乎顷刻之间,我与高远的星空猛然缩短了距离。我的目光与星星的眼睛也近在咫尺。我闪动着会说话的眼睛,与眨眼的星星开始了漫长、有意义的交流。静夜与星空交流,收获的是博大胸怀和气魄。

属于静谧夜晚的生命,都是让我心怀敬意的生命。蝉蛙齐鸣,让大自然在静谧的夜晚显得更加肃穆安详。白天关于

人类的一切动态都统统让位给静谧的夜晚,昼夜更替、劳逸结合,无不显示着人与自然的和谐、与时空的默契。小麦、玉米、野草都在蝉鸣中拔节抽穗。万物被夜风激活了根茎,令人难以想象的茁壮成长在静夜时空显现。风能够感受万物的生机,万物也能触摸风的肌肤。被安放在静夜中的所有生命都在彰显蓬勃生机和昂扬向上的力量。此时我感受到季节的生命,同人的生命一样值得珍视。

下山绕道河边,我坐下来,就像自己生来就是大自然的宠物。小时候,我站在河边,看着平静的河面,想象着水面下的鱼儿是否能够被我用石头片打水漂击中,石片划过水面溅起的波纹,漂亮极了。

我的动作也异常漂亮。鱼儿不知往哪跑了,但我的想象一直跟随着水漂前进。为了把动静搞大,我捡了好多石片,连发到河面,河面的波纹就像鱼儿飞跃。

黑格尔这位哲学家曾经告诉我们,这异常单调的动作中蕴含着审美的自由理念。抛开美学上高深学问不说,以我单纯的举止,活脱脱的天真,是未经岁月洗礼和人情世故浸染而萌发的人性流露。这些都源自河流,源自静态制造出来的想象。

静是生命跃动里必要的间歇和休养,静是忙碌人生难得的思索和调整。浮躁需要沉淀,紊乱需要镇定,当一行珠帘闲不卷,终日谁来弄时,用不着闭户,便可思过了。静时可以读书,可以想问题,可以总结什么该坚持、什么该摒弃、什么该糊涂、什么该奋斗。众人皆舞,我独坐,别有意境。众人皆躁,我独静,自有踏实。

走出闹市,带着一本心仪的书,或坐或躺,惬意无比,走进书里去做一回独钓寒江雪的蓑笠翁。回到家,泡在居室里整理旧相册,翻看旧日记,接续对镜戴花的温馨,也未尝不是潇洒的人生。世事繁琐须忘情,人生营营须恬淡,休养生息为来时,静能养心,也能提高思想境界。

心窗  
片羽

## 竹思

□马亚光

仲春后的清晨,微风习习,虽寒意犹存,但随着初旭东升,春光和煦。

我迎着朝曦,踩着露珠,漫步在由父亲培植五十载的竹园间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,生产队挖土填河造田,我家老宅后面的竹园被砍伐,老宅随之搬迁,父亲没忘竹子的根植栽培,他连土带根挖了十来株竹子移植到新宅基地后面。

50年了,这竹园虽只有150平方米左右,但生长旺盛,青翠的竹子直指天空,蝴蝶般

的叶片在风中摇曳。每年春雨过后,春笋层出不穷地头顶厚积松软的沃泥破土而出,嫩绿的笋尖戴着晶莹的露珠,微黄的笋衣沾着新鲜的泥粒,挺着笔直的身子,立足于竹林,一副憨厚壮实的模样。

17年前父亲还健在,每到采挖春笋时,老人家隔三岔五转乘两次公共汽车,把一大袋沉甸甸的鲜嫩竹笋送到城里来,并吩咐我与同事及邻舍分享。

我说:“这东西不稀奇,人家在乎吗?”父亲微笑道:“竹笋

虽不为奇,但其品质较好,做人也一样。”我后来才知道父亲话语的深层含意。

小时候父亲教育我们:做人要像竹子,不管严寒酷暑还是早涝风雪或是害虫侵蚀,都能经得住岁月的考验,青翠常在,正直不阿;不管是吐出的新笋还是长成的老竹,都能无私奉献给人类。其实,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——正直和谐、善良忠恳、助人为乐、秉公办事、时刻为他人着想。

父亲在世75年,为人如竹。对他的悠悠思念,似阳春飘逸的清风,在我心灵深处荡漾。

芬芳  
一叶